



工农通俗文库

老队长迎亲

宋顺康创作 胡 怀整理



工农通俗文库

老队长迎亲

创作者	宋	顺	康
整理者	胡		怀
插图者	胡	光	武
封面图	宋	正	謀
出版者	上海文化出版社		
	(上海永嘉路25弄8号)		
	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078号		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五厂		
发行处	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		
经销处	各地新华书店		

统一书号：T10077·1075

开本：787×953毫米 1/32

1964年11月第1版

印张：11/16

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7千

印数：1-15,000

定价：(大)0.07元

出版者的话

为了帮助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提高政治思想认识，增长科学文化知识，上海各有关出版社联合编辑、出版这套《工农通俗文库》。

这套文库介绍社会科学、文化教育、自然科学等基本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。文字力求通俗流畅，对比较难认、难懂的字加上注音、注释，有的书还有插图，适合高小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。

这本书是上海市金山县业余故事员宋顺康同志创作的一篇新故事，它生动地反映了当前农村中夺高产的景象，和农民们在结婚问题上，提倡新事新办，不摆酒、不要嫁妆、不迎亲的新的道德风尚。故事很风趣，也富有教育意义，它在上海郊区故事活动中，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。

一 迎 春

一九六三年秋天，丰收在望，遍地金黄。胜利大队何家村生产队的社员，个个眉开颜笑，喜气洋洋，但是他们并不自满，决心响应党的战斗号召，要在一九六四年实现千斤粮、百斤棉、一百五十斤油菜籽(zǐ)的丰产指标。要夺高产，肥料是重要的一关，队委会根据大队党支部大抓积肥工作的意见，马上组织积肥突击队。一清早，社员们捞水草的捞水草，翻(nān)河泥的翻河泥，脱草皮的脱草皮，到处热气腾腾。队里有个老贫农，叫何阿火，今早五十八岁。几年来，他一直担任这个生产队的积肥突击队长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队长。老队长有根直肚肠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；替集体做起事情来，也是赤胆忠心。这次他负责捞水草，每天天不亮就开船，直到黄昏才回来。

正当这个时候，老队长的侄儿何百庆，定在国庆节结婚的日子就要到了。未婚妻姓陆，叫陆桂华，是西面红星公社陆家村生产队的姑娘。百庆从小就死了爹，现在是何家村生产队的队长。百庆娘想，树结子一年，人结婚一世，是桩终身大事，碰到儿子是新脑筋，叫他办几桌酒，他摇摇头；叫女家拿点嫁妆过来，他又说不要。好，不要就不要，但是有一桩事情一定不能省，就是新娘子过门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不能靠两只脚走了来，一定要摇只船去摇她。那末，请谁去摇呢？他大叔。大叔在家里是长辈，在村上是积肥突击队队长，有他亲自出马，摇船去迎来，才显得情重礼到，面子光彩。百庆娘同老队长的老伴——儿子的婶娘一商量，婶娘正好也是这个心思，说：“新娘子过门，当然要去接。有自家上门的亲家，没有自家上门的新娘，何况我们两房就只有百庆这个芽芽，规矩再新，也不能连接新娘子

都新掉。老头子那里，我去对他说，一定叫他亲自出马。”

今天是阳历九月三十日，明天就是国庆节了，也就是百庆结婚的日子。到黄昏，老队长卸完水草，回家吃夜饭。他一面端着碗吃饭，一面在想，今天在胜利坝捞草，发现一处污水浜，里面有不少水草、污泥，真是上好肥料。明天用一只船去恐怕装不完，还是去两只船好。他刚刚考虑停当，老太婆在旁边开口了：“老头子，明天的事情你决定了吗？”老队长说：“已经决定了。”老太婆一听已经决定，就哈哈地笑了出来，赶紧问：“老头子，明天你准备怎样去？说给我听听呀！”老队长说：“我想摇两只船去，时间也可以节省点。”老太婆听了心里一跳：怎么？接一个新娘子，要去两只船？派头太大了嘛！这个老头子就是这副脾气，昨天要他摇一只船去接接新娘子，我嘴也说干了，他就是不肯，现在倒又想摇两只船去了。

老队长又说了：“不过，我还没有和百庆商量。”老太婆听说要和百庆去商量，急了，我们是瞒(mán)着百庆的，你去和他一说，百庆一定不会同意，连忙接下去说：“老头子，百庆开会、工作都很忙，用不着商量了，你是大叔，长辈可以决定的。”老队长说：“论辈份是我大，论工作他是领导，我这个突去队长应该归生产队长管，一定要请示请示再做。”老太婆说：“这又不是工作，何必去请示他？”老队长想，你这个老太婆也太不懂事情了，积肥怎么不是工作？还是重要工作呢！就说：“积肥不算工作，那什么才算工作？”老太婆一听，怎么？你是去积肥啊？不是去接新娘子的，怪不得要摇两只船去。我真是绕错了秤纽绳了。这个老头子呀！积肥，积肥，积昏了你的头，连侄儿的喜事都不摆在心上了，还象个什么嫡(dí)嫡来来的老阿叔！急得跳起来说：“好，好！我早已看透，你的心上哪里还有这个家，连百庆的

喜事都不放在心上……”老队长听见老太婆说出“喜事”两个字，才晓得自己缠错了，老太婆是要我去迎新娘子。昨天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？积肥任务这样忙，老规矩也可以让让路了。你老脑筋扳不动，象块敲不碎的石头，倒反怪我不好，所以心里也很恼火，说：“你没有事情做，明天就跟我去捞水草，见见世面。”老太婆越想越气，说：“百庆是二亩竹园一只芽，我们无男无女，将来也还要靠他们小夫妻送终。积肥再重要，总不能把百庆的喜事搁下不管呀！”

老夫妻俩正在争，百庆娘跑来了。百庆娘走到老队长面前说：“大叔！你也要替我想想，百庆这么大一件喜事，我也总算新派，连娘舅、舅妈都不请，酒席也不摆，只是叫你摇只船去接一接，你还不答应？”老队长说：“大嫂，现在是积肥的好时机，过几天三秋一开始，就没有时间了。前几天百庆对我说过，小夫妻俩早



已决定了，到日子新娘子会自己走来的，还去接什么呢？”百庆娘说：“我也不是有意耽搁你捞水草，不过，你是长辈，又是干部，道理也比我们懂得多，哪里听说过

有走上门的新娘子？俗语说：‘好媳妇不上门，上门媳妇不值钱。’再说女家面上也讲不过去啊，昨天我又托人带信到陆家村，一定去接。”

这个时候，东边有一个年轻人跑来了，对老队长说：“老队长，刚刚党支部书记叫我通知，明天国庆节，放假一天。还特别叫我告诉你，你年纪大，身体又不好，一连忙了几天，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当心身体。”他自己还加了一句：“如果你明天不休息，要开大会批评你！”说完把舌头一伸，走了。两个老太婆一看，机会来了，明天放假，支部书记一定要你休息，你老头子总不好推三推四，说积肥任务忙了吧！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个不停，非要老头子出马不可。老队长想，老太婆的粘（nián）功实在厉害，不答应过不了门。支部书记要我休息，是关心我，但是我两只手一空浑身反而要难过，不如来个两全之计——积肥带迎来吧！陆家村附近河里

的水草也不少，我索性把水草和新娘子一起去带来。所以对两个老太婆说：“好，好，不要吵了，明天我去就是。”两个老太婆这才算安下心来。

二 路 遇

头遍鸡啼，老太婆还没有醒，老队长就起来了。他感到身上寒凜〔lín〕凜，有些不舒服，就去喝了杯开水，加件衣服，拿起一把椅子，在船上摆好，准备给新娘子坐，就拔篙〔gāo〕起橈〔liú〕，开船走了。摇过胜利坝的时候，老队长的眼睛就一直盯住那只长满水草的浜头。不知不觉，船已经出了大河，很快又进入小河，到离新娘子家大约二、三里路光景，东方刚刚发白。老队长听得船底下有呼噜呼噜的声音，晓得这里的水草多，时间还早，就用船板把船舱拦成两半，后面放水草，前面坐新娘子。新娘子反正也是个新脑筋，

她不会有意见的。老队长安排停当，就开始捞起水草来了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老队长已经捞满了半船水草。他看时间不早了，就想把船摇过去接新娘子。但是拿竹篙用力一撑，船动也不动。一看，糟糕，船在河滩旁边搁浅了，撑也撑不动。怎么办呢？离开新娘子家还有一里多路。老队长的身体本来就不大好，又捞了一早晨的水草，现在心里一急，只觉着身上发冷，胸口发痛，两腿一软，“哄通”（hōng tōng）跌在船梢上。

这个时候，岸上有个姑娘在喊：“老伯伯，老伯伯。”老队长不答应，那个姑娘就把鞋子一脱，光着脚，卷卷裤脚管，拎（līng）了一双鞋子就过河滩跳到船上来，把鞋子、草帽和身上背的小包裹朝船头上一放，把老队长扶了起来，让他在船板上坐好。这个时候，老队长面孔煞（shà）白，咬着牙，只是向她点头，说不出话来。姑娘一看，心里急了，问老队长：“老伯伯，

是什么毛病？”老队长摇摇手吃力地说：“老毛病……痛……一阵……就会……好的。”原来老队长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被日本鬼子捉去，打得遍体鳞(林lin)伤，关进铁牢，足足四天四夜茶水不进。百庆爹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，还借了高利



贷〔代dài〕^①，千托人万求情的才算把他保了出来。牢里出来以后，老队长的房子田地，都被地主逼债逼去了，夫妻俩只得流浪讨饭。风里雨里，有一顿没一顿，老队长也就有了严重的胃病。解放以后，生活慢慢好起来，病也少发了。几年来，队里各项工作，他总是跑在前面。最近，他为了积肥一连忙了几天，胃就不大好，现在老毛病又复发了。姑娘看见老队长一阵接一阵痛，心里很着急。这么大的年纪，还出来积肥，现在发病了，又没有人知道，我怎么能眼看他不管呢！于是就问：“老伯伯，你家在哪里？”老队长朝东指指，姑娘立刻下河滩把船一顶，拿起篙子，用足力撑了几篙，把船推了出去，又调转船头朝东摇。

这位姑娘是谁，原来就是老队长今天要接的新娘子陆桂华。桂华老早和百

^①高利贷：借钱给人，收取很高的利息。这是旧社会地主、富农剥削穷人的一种手段。

庆说好，这次结婚，一定要新事新办，讲定今天自己走去，娘也思想开通，一说就同意了。不料隔壁林生昨天又带信来，说有船来接。桂华心里想，百庆一向说一是一，这次怎么说了不算？但是想到既然和百庆当面约定，今天还是自己走去好，并且早点动身，到何家村就可以叫船不要出去了。主意打定，就把头发梳梳整齐，换套干净衣服，又把几件随身衣物打了个小包裹，走出门来，沿着河走。她走到这里，忽然看见船上有一位老伯伯跌倒了，喊喊又不答应，晓得发病了，就赶紧上船来救。现在看见老队长朝东指指，晓得他是东面公社里来的，就决定先送老伯伯回去再说。

桂华一面接船，一面看看船里，倒有点奇怪起来。怎么船舱里一半是堆的水草，还有一半却空荡荡，还端端正正放好了一只椅子？放椅子做什么？实在再不懂。这个时候，老队长的胃痛稍微好

点了，一看桂华在摇船，就说：“同志，谢谢你，不要摇了，我休息一下，过一会我还有事情。”桂华说：“你还要去捞水草？老伯伯，你有病，不要去捞了，还是让我送你回去吧！”“不，不！水草是不捞了，我还要去接人。”桂华一听接人，连忙问：“老伯伯，你去摇谁？”老队长一提起接人，心里有点烦了，都怪老太婆的老脑筋不好，硬要我来摇新娘子，现在反而弄得我要人家来送。就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接个干部。”桂华一听是摇个干部，不是接我，还好。不过，摇干部为什么还要准备一只椅子呢？又问：“什么样的干部，还要用船去接他？”“是个大干部！”桂华越加奇怪，说：“老伯伯，现在干部还分什么大小，不都是一样为人民服务……”老队长想，这个问题有什么多谈的，还是言归正传吧，不等桂华说完，就开口了：“同志，谢谢你，我好得多了，你还是回去吧！我真的要去接人。”就要站起来，但是两脚

一软，身体一晃，又坐了下去。桂华赶紧把老队长揪(gōu)住，说：“老伯伯，你有病！我一定把你送回去。你真的要去接什么大干部，等送你回家我再替你去接。”老队长想，这怎么可以，一个陌(mò)生姑娘替我接新娘子，两个老太婆看见了，还象个什么样子。但是自己又站不起来，没有办法，只得听凭她摇。

老队长看见姑娘是红光满面，身体结实，待人又好，就问：“同志，你家在什么地方？今天干什么去？不要耽误了你！”这话问得桂华很难回答。她虽然思想新，总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新娘子，今天结婚，上夫家去的，只好说：“老伯伯，我就住在西面陆家村，现在到亲戚家去。”老队长听到住在陆家村，连忙就问：“同志，陆家村有个陆桂华你认得吗？”桂华心里“别”一跳。他问陆桂华干什么？这只船可就是来接我的？陆桂华就是自己，还讲什么认得不认得！脱口就说：“就是我……”话